

侯仁之讲北京

尹钧科选编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侯仁之讲北京/侯仁之著;尹钧科选编. -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3. 10
(“北京通”丛书)

ISBN 7 - 200 - 05036 - 9

I. 侯… II. ①侯… ②尹… III. 历史地理 - 研究 - 北京市 - 杂记随笔
IV. K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8369 号

丛书策划: 杨良志

责任编辑: 毛白鸽

责任印制: 赵 恒

图文统筹: 郭豫斌

装帧设计: 姜寻工作室

内文版式: 协力工作室

侯仁之讲北京

HOURENZHI JIANG BEIJING

尹钧科 选编

*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 100011

网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发行: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经销: 新华书店

制版: 北京协力时代文化传播中心

印刷: 三河市天利华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版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05 年 1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开本: 686 × 1012 1/16

印张: 10

印数: 6001—14000 册

书号: ISBN 7 - 200 - 05036 - 9/K · 530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北京——知之愈深 爱之弥坚（代序）.....	1
历史上的北京城	13
北京建城记	26
北京建都记	28
说 蓟	30
说 燕	33
卢沟桥与北京城	38
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51
踪迹高粱河	67
要看到建设“滨河公园”的历史意义	73
什刹海与北京城址的演变	77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	87
白浮泉遗址整修记	89
现在的北京城最初是谁建造的	93
紫禁城——回顾与前瞻	98
天安门广场的过去和现在	102
海淀园林的兴替	106
北京城最早的水库——昆明湖	110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序	115
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维修记	120
北京城东南角楼记	123

目 录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序	125
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	130
漫话北大校园	136
记米万钟《勺园修禊图》.....	140
未名湖上新景象	149
选编后记 (尹钧科).....	154

北京—— 知之愈深 爱之弥坚

(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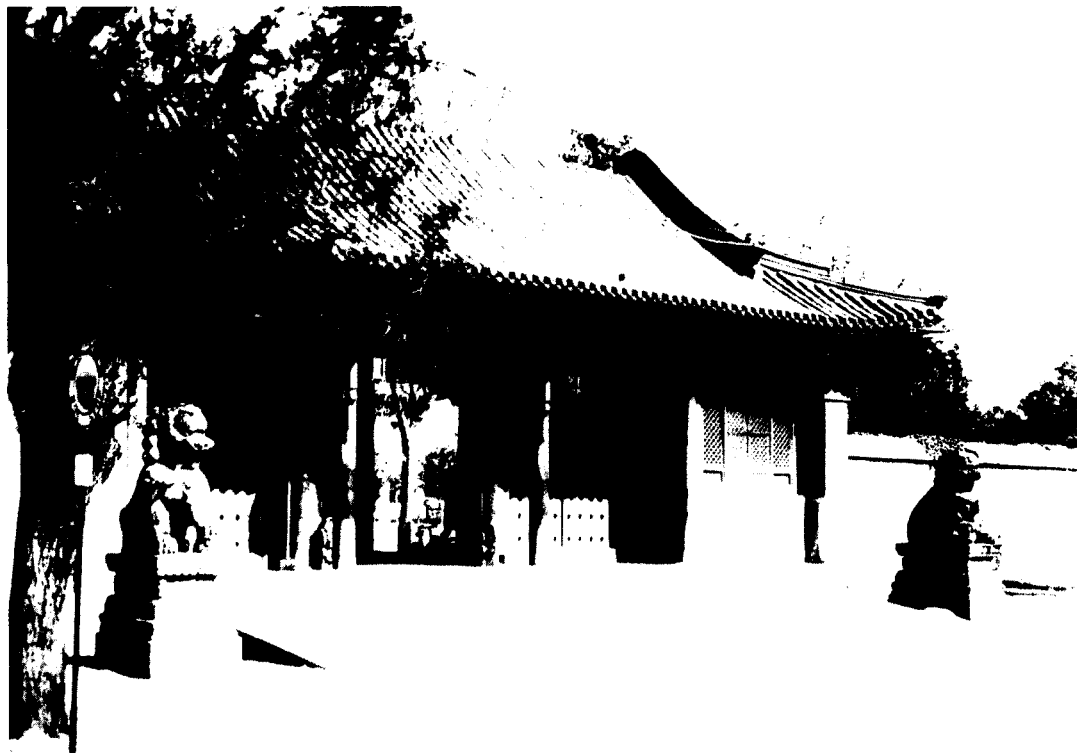
《我和北京》

1988年夏，我读过冰心师为北京《学习与研究》月刊所写的《我和北京》一文之后，立即引起了内心的共鸣。实际上我并没有听过冰心师的课，也很少有机会亲聆她的教诲，可是在我的少年时代，我认为她乃

是给我心灵以莫大启迪的第一位老师。因此后来到我报考大学时，我才有可能比较顺利地迈进了以燕园闻名的高等学府的门槛。

如今回忆，那还是我在初中一年级的時候，从一位同学那里偶然看到了《超人》这本书，借来阅读之后，竟深深地触动了我。它好像忽然把我引进到一个心灵中所能亲切感

旧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校刊，本期内有侯仁之先生的毕业照片。



受的新境界，同时也就启发了我广泛涉猎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所谓新文学的作品。从郑振铎等人的文学研究会，一直到郭沫若的创造社、蒋光慈的太阳社等等的出版物，只要接触到的，无论是小说还是诗集散文，无不感到兴趣。可是我再也没有意料到，后来在我投考大学时，从《超人》开始的新文学的广泛阅读，竟然有助于我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并且获得了优厚的奖学金，否则我也是无法入学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高中毕业于通县潞河中学。该校可以保送高中三年达到一定成绩的学生参

加燕京大学提前招生的特别入学考试，只考国文和英文。我得到这个机会，和被保送的其他同学直接到燕大校园参加考试。主考国文的是一位女老师，她在黑板上写下两篇作文题目之后不久就离场了，由他人监考。事后我才知道命题的就是冰心老师，很可惜当时没有听到她什么话。这两篇作文题目，一篇是《雪夜》，要用语体文来写。另一篇是《论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要用文言文来写。我看了题目，自觉得心应手，于是满有把握地尽先交了卷。英文考试自信平平，试题也没留下任何印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我收到燕京大学的录取通知时，我就已经暗自心许冰心就是我的老师了。也正是因为我有机会进入燕京大学，才使我有可能和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1988年夏，由我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刚好出版，又正好读过了冰心师的《我和北京》，于是我决定把这部图集奉送冰心师一部，也是“饮水思源”的意思，并附上一信，照录如下：

冰心我师：

您在《我和北京》一文中写道：“我和北京的感情是深厚的，是与日俱增的……提起北京，我想到她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我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读了这几句话,我真是高兴极了,因为我也对北京怀有深厚的感情,只是笨拙的文笔,写不出对她应有的内心感受。虽然从我少年时代起,您的文学创作就曾给了我以深刻的影响,正如我在一篇短文中所写的那样,是您的《超人》“像一泓清流注入了我儿时生命的小溪,也像一阵清风吹开了我少年时期的心扉”(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纪念文集第423页)。可是后来一种意想不到的机遇,却把我引向了另一条生命的渠道。四年前我曾写下过如下一段回忆: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到达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直到北平解放了,这历史的古城终于焕发了青春,

于是埋藏在我心田中并已开始发芽的这粒种子,也就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见《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文译本序)

现在敢于奉告我师的是这粒种子,借助于集体的培育,也已开花结实。果实之一就是这部《北京历史地图集》,送上一部请我师笑纳。追本溯源,如果不是《超人》把我带入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如果不是在燕京大学入学的语文考试中由于您的

由画家王晖创作的冰心肖像





冰心与侯仁之夫妇的合影

命题而得到顺利“过关”，我恐怕也就不会和北京同样结下这种不解之缘了。

“生命从八十开始”！

敬祝

我师健康长寿！

按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冰心师已是88岁高龄，依然写作不息，自谓“生命从八十开始”，我也就借了她这句话，致以最衷心的祝愿。我想正不知有多少读者也必是和我一样，心怀着这同一声美好的祝愿的。

意外的收获

当我还在北平燕京大学本科学习的时候，有一天，我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读到了梁思成教授与夫人林徽音女士合写的《平郊建筑杂录》一文，文中写道：

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物

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筑……有的是煊赫的“名称”，有的是消沉的“痕迹”，有的按期受成群的世界游历团的赞扬，有的偶尔受诗人的凭吊或画家的欣赏。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诗意的感受……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无形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以上这段引文，我曾一读再读。其中使我最有感受的，还是这最后的几句话。因为当时我正热衷于探索北平这座文化古城的起源和变迁，已经感觉到单凭文献记载是不行的，

梁思成教授与夫人林徽音女士





旧德胜门

需要实地考察，特别是实物的印证。因此常只身跋涉于荒郊野外，对于今昔陵谷的变化，水道的迁移，偶有所得，亦尝不胜快慰，却很少注意到从掠眼而过的那些风雕雨蚀的古建筑中所透露出来的“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此后不久，我大学毕业，作为顾颉刚师的助教，协助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一课。到这时，我才真正考虑到古代建筑在印证“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中的重要意义。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重新建都北京，梁思成先生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一项十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梁先生正

是当时最孚众望的人选。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梁先生又推荐我去兼任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这就促使我在关于北京城的学术研究中开始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也就是从纯粹的个人兴趣转入到力求联系建设实际的道路上来。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 研究的新起点

我开始在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兼任研究工作的时候，梁先生又约我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市镇计划组讲授一门新课《市镇地理基础》。为了避免过多抽象的原则性描述，我

本书选编者尹钧科
与老师侯仁之先生
1978年在考察圆明
园时的合影



考虑还是以试图解释我国历史上一些名城——特别是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为例，作些具体的说明。结果却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为了开设这门课，我曾深受梁先生的鼓励。实际上，正是这门课程和我在都市计划委员会兼任的工作，终于成为我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新起点。

我在都市计划委员会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兼职时间并不长，可是我对北京的研究，在密切联系实际的思想指导下，却一直延续到今天。特别是在最近十年内，研究的内容就更加涉及到与规划设计有关的问题上来，而且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终至欲罢而不可能。

从海淀园林开发的研究到城市水源问题的探讨

我在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所承担的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从地理条

件上充分论证过去海淀附近园林开发的原因，以便进一步考虑其规划利用的前景。当时提出这项研究课题，是因为有项建议要在圆明园的废墟上，进行一项有相当规模的建筑工程，这就涉及到整个圆明园以及附近一带旧日园林的利用问题。为了进行合理的规划，首先就需要了解为什么自明清以来海淀诸园接踵而起，从私人别墅一直发展到皇家的离宫别馆。这块地方究竟有什么特点，竟在数百年内发展成为北京近郊盛极一时的园林区。

研究的结果，从微地貌和水源条件的分析，提出了“海淀台地”与“巴沟低地”两个小区的划分，而旧日海淀诸园的分布，无不在巴沟低地这个小区之内。因此，以风景论，自然首推旧日园林散布的低地；但是以建筑条件论，当以海淀台地为上选。并于1950年秋向都市计划委员会提出了研究成果的书面报告（该报告经修改后，发表在1951年5月出版的《地理学报》上）。其后梁思成先生口头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认为圆明园废墟应作为遗址公园进行绿化，并已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考虑之中。近年来为了进一步研究和保护圆明园遗址，又成立

了圆明园学会，这是群众性的学术团体。作为学会的成员之一，我曾提出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应在保护其园林基础和建筑残迹的前提下，力求恢复早已填塞或淤废的河湖水系，并有计划地广植花木，因而提出“以水为纲，以木为本”的原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一最有利于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遗址保护下来，免得再受破坏。

比起保护圆明园遗址要远为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首都建设中，必须充分考虑到新水源的开发和利用。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我曾就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水源的开发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在历史上北京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



圆明园公园大门

都遇到了水源不足的问题，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北京，如何胜利解决水源问题，将是改造首都自然环境的关键之一。”（见《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



永定河新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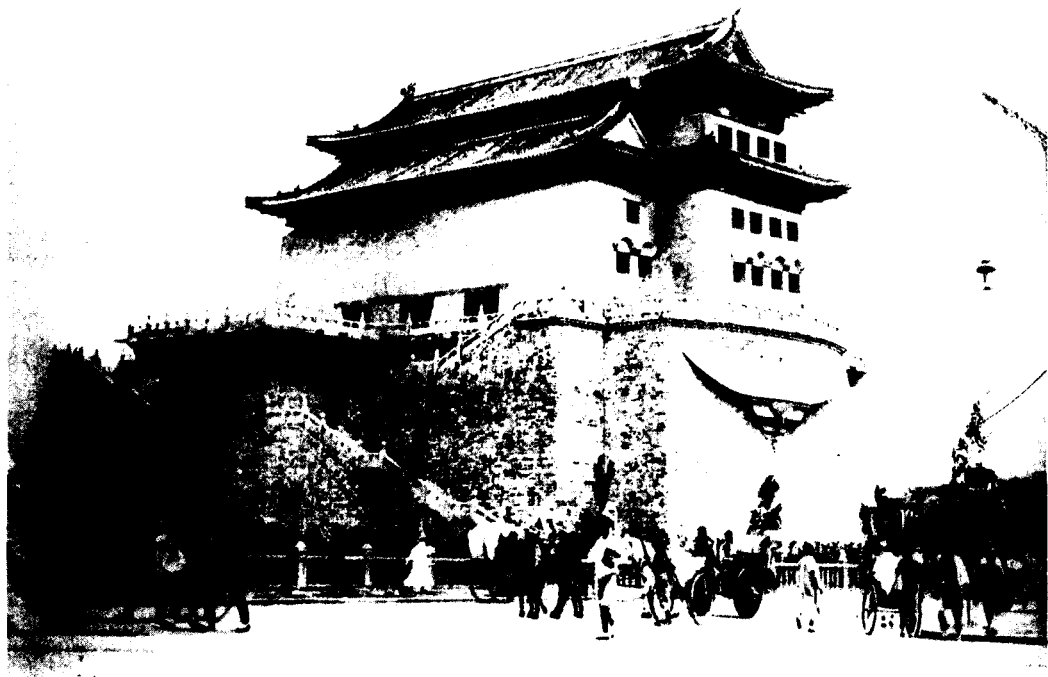
报》1955年第1期)1956年在官厅水库修建之后,眼看着永定河的湍湍清流就要通过新开凿的模式口隧洞流注北京城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欢呼说:“这是改造首都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我们身在首都,并用自己的双手推动着首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前进的人们所感到十分兴奋、十分鼓舞的。”(见1956年2月17日《北京日报》,原文标题:《改造首都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措施》)但是在今天看来,如何解决好北京的水源问题,不仅是北京环境建设的关键之一,而且是关乎北京城市和社会经济发展乃至人民生活

的大问题。同时,如何节水的问题,却比开辟新水源的问题,更加严重地摆在我们首都人民的面前。热爱首都我们心中这座伟大而光荣的城市,就应该首先做到这一点。因为用水的消耗与日俱增,而新水源的开发,虽有种种设想,仍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城墙的存废问题和 片段城墙遗迹的维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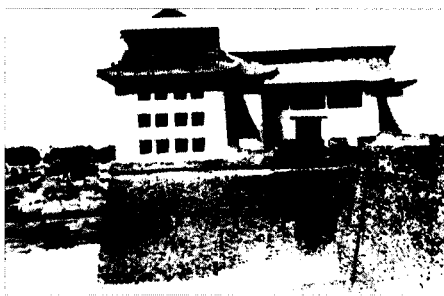
1984年5月,也就是中美两国首都结为友好城市的时候,我正应邀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原内城西南角楼



系进行北京与华盛顿在城市设计的主题思想上比较研究的时候，忽然接到北京燕山出版社的来信说，瑞典学者喜仁龙的巨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中文译本就要出版了，要我写一篇小序。这立即使我想起我青年时候初到北京时，正是由于她那巍峨的城楼和城墙才使得我“一见钟情”。于是我欣然应命，如期交卷。

就在这篇序文行将收笔之前，在为北京旧日的城墙和城门都已荡然无存而深感惋惜的时候，我还在括号内加注了下面一句话：“内城西南角尚有一点残迹，有待考虑如何处理。”我当时写下这两句话，实在担心这残余的一点城墙，也会被彻底清除。此后我每次经过那里，看到那一片被剥去城砖的残破墙体和聚集在墙根下的那些棚户式的临时房舍和成堆的垃圾，心中总有一些隐痛，不知究竟如何处理才好。几年时光又过去了，随着这一地区的不断开发和建设，北京市人民政府下决心把这一段残余的墙体加以维修，并在墙下开辟环岛绿地和街心花园。在维修过程中，对于工程设计虽有不同意见，但是工事完成后，过去在接近首都市容核心地带的这一处破



旧前门

落不堪的角落，却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通过这一段墙体的维修，又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借以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的良好场所。但是当我被提名来为这一段墙体写一篇维修碑记时，我却踌躇起来。我想如果完整的北京城墙是在抗日战争中被敌人的炮火所摧毁，那么无论残存的墙体有多少而决心加以维修时，这样一篇维修碑文就大有文章可作了。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我又将何以下笔呢？最后经过反复思考并且是在不断听取了意见和建议之后，才勉强完成了碑文的起草任务。最后还是承书法家刘炳森先生挥毫作书，然后刻石，立于墙之西侧。按照惯例，碑文用繁体字，且不加标点。碑文的内容主要记述了三千多年来北京从原始聚落蓟城上升为辽金以后全国政治中心的过程，和城墙在传统城市规划中的作用，以及维修这段残存的城墙遗址的意义。

从地下古河道的复原到《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北京在1958年开始兴建十大建筑作为纪念。在建筑工事紧张进行的过程中，有一处工地在开槽之后，发现了埋藏地下数米深的一条古河床，为工程的进行带来了意外的麻烦。事后，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的万里副市长认为这是首都城市建设的一个隐患，要我负责组织人力探查这条古河道的上源与下游。结合文献记载和钻探资料考察的结果，我们发现在城内的核心地区，有埋藏在地面以下不同时代和不同深度的五条河流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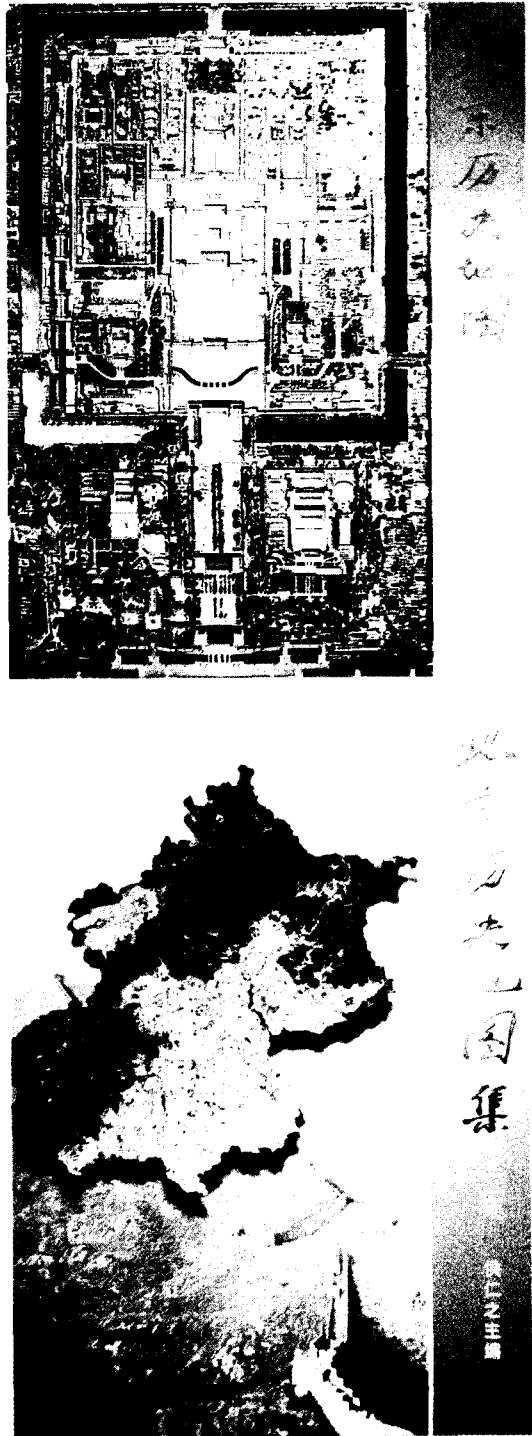
道，既有天然河床，也有人工渠道。1965年春夏之间，我向万里副市长汇报这一考察研究的成果时，他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说，像北京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从城内到郊区，历代变化十分复杂，只是用文字来描述不同时代的一些变化，很难讲得清楚，最好用不同时代的地图来表示。当时万里副市长就把这项任务交给我去和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周永源副局长共同商量，组织力量，进行设计。我以十分兴奋的心情接受了这项任务，因为当初我还兼任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研究工作时，就曾向梁思成先生提出过绘制北京历史地图的计划，为了聘请一位专职绘图员的事，他还在1951

长河观柳



年5月向中国科学院专函申请研究经费的资助（我手中还存有抄件）。可是相继而来的思想改造运动 and 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竟使这项任务完成陷于停顿。现在时隔十多年，我又重新获得绘制有关北京历史地图的机会，就想扩大范围，不仅仅限于复原历代河湖水系变迁的地图，而是将整个北京市历代政区沿革，以及建都以来城市建设的变化，全部绘制成图。可惜的是组织力量的工作刚在开始，我又因为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下乡去了。更没料到的是下乡还未满一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从北京大学校园里开始了。从此我个人的遭遇姑且不论，《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绘制，又成泡影。

灾难深重的十年终于结束，1978年在拨乱反正之后，这才开始有可能把中断了十多年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绘制工作，重新提到日程上来。这一次，作为一项多学科集体协作的科研项目，还得到了中央以及北京市有关领导的积极鼓励和支持。而后起之秀的新生力量，也在集体协作中迅速成长起来。这样，又经过了八年的共同努力，第一部《北京历史地图集》终于在1988年5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由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

月由北京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实际上，如果不是北京市人民政府给予出版经费上的大力援助，这部图集仍然是难得问世的。

这部图集出版之后，颇得国内和国外专家学者的好评，使大家深受鼓舞。例如著名的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谭其骧教授认为：“首善之区有此首善之作，则他省市可以取以为法，取法乎上庶可得乎中，是此册之出版，不仅对研究北京之历史地理有重大价值，亦可为全国编制省级历史地图之楷模也。”又《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英国剑桥“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主任李约瑟博士来信说：“这部著作给人以深刻印象，它是十分精心完成的，为北京城在历代中的发展，提供了令人惊异的图画。”

但是，工作还不能停顿在这第一部图集的出版上。目前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共同资

助下，又进一步组织力量，决定以这第一部图集的有关图幅作为底图，将历史上北京的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历代人口的分布在内，绘制成进一步符合现代历史地理学含义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二集和第三集，力求为首都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新贡献。正是借助于继续不断、持久不懈的集体劳动，北京这座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形成过程，才能日益明显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而她的形象在我个人的心目中，也就更加亲切，更加可爱了！

不过，我也深深感觉到我个人所能做的，也只是在长期探索中，尽可能地描绘出北京城的起源和发展的总体脉络和轮廓，而对于这座伟大城市的内在生命力——也就是她的人民生活和气质，我却很少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抱憾终生的事了。

（《奋蹄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

历史上的北京城

北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从她的起源算到现在，至少已经有三千多年。今天她是我们国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在我们的宪法中庄严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都是北京。

北京最初见于记载的名称叫作蓟，以蓟作为中心而最早兴起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就是蓟国。《史记·周本纪》记载说：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帝尧之后于蓟。这个蓟，指的就是北京这地方，差不多与封帝尧之后于蓟的同时，周武王又封召公奭于燕，是为燕国。其实，早在殷商时代，北方就有一个方国，称匭，字或作旻、郾等，是一个自然生长的奴隶制国家，从属于商。周武王封召公奭当就古匭国地而封，名称改作燕。西周初期，蓟和燕是相邻并存的两个奴隶制国家，后来，燕国强盛，蓟国弱小，燕国吞并了蓟国，所以史籍中有关蓟国的



侯仁之先生在作有关北京的专题演讲

事罕有记载。到了周朝末叶的战国时代，燕国和一些邻国一样，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时期，而且也逐渐强大起来，终于崛起北方，争霸中原，号称七雄之一。这时史书上已经有明文记载说：燕国的都城叫作蓟。蓟，就是现在北京城最初的前身。

从蓟城发展的初期来说，她的地理位置是相当优越的。她建筑在一个面积不大的平原上，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北京小平原。北京小平原三面有丛山环绕，只有正南一面开向平坦辽阔的华北大平原。不过在古代，有些湖泊沼泽分布在北京小平原的东南一带，因而成为从北京小平原通向华北大平原的极大障碍。